

王刚小说系列

红手

王刚 著

我觉得王刚这个人是有力量的，他会对我们的文学有所影响。

——著名学者 张颐武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王刚小说系列

王刚 著
红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手 / 王刚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12. 12

(王刚小说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008 - 5350 - 3

I. ①红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4053 号

红 手

出 版 人 李庆堂

责任编辑 宋 杨

责任校对 赵贵芬

责任印制 栾征宇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:1001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010-62350006(总编室) 010-82075934(社科文艺分社)
010-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 010-62045461 62005042(传真)

读者服务 010-62389465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875

字 数 31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2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，作家多出自农民。农民的眼光看农民中国，才能看懂，才能看真切，才能会心一笑。所以成名的中国作家多是农民，大作家就更是农民。山东农民，陕西农民，河南农民，都产生了这片土地上最优秀的作家。就连最优秀的先锋派作家，也是出自江浙农民。农民作家的思想比土地还要丰满，邪恶，粗壮，博大。把我们这个有随地吐痰习惯的民族气质，表现得细腻，激烈，而富于村庄美感。

一个国家，如果永远都是农民在写作，或者说他们都以为仅仅农民才是自己民族的大作家，那这个国家的精神世界会是多么单调？

不错，我们是一个农民大国。农民的气息如同袜子的气息那样涌动在北京、上海的楼群里。不错，乡土写作仍然是那么骄傲，让那些本

不是农民的知识分子们也渴望被黄土、黑土、红土埋掉大半个身子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说自己接了地气。

其实，中国的现实早就变了，连最后一滴纯净的水都已经被嚣张的城市气流污染，那我们这些从小就蠕动着在机器、路灯下的小虫子们还坚持说自己永远是乡村的遗物——岂不是无视现实与体验？

我用与农民作家不同的目光看到了自己的世界，写出了长篇《月亮背面》、《英格力士》、《福布斯咒语》（上下卷）、《关关雎鸠》，还有一些中篇小说，有空大家可以看看。

王 刚

红手	1
秋天的男人	40
当一个冬日下午	97
博格达童话	154
太阳的儿女	207
冰凉的阳光	258
遥远的阳光	322
湖南坟园散记	450

红 手

妈妈在一个明媚春天的上午对我说：

等我死了，你就给你爸爸灌点“敌敌畏”，要多灌一些，不要让他活着受罪。

那时，她正躺在医院白色的房间里，灿烂的阳光透过淡蓝色的玻璃，洒在她冰凉的脸上。

记不得星期几，反正乌鲁木齐天空充血，像是飘满了红色的风筝，雅玛山对面的红山已经被血泡透了。

爸爸想不到他的老伴会对他的儿子说这样的话。他在人事不省之前就已经忘了许多事：

四十年前的一个黑夜里，他在包尔海的荒滩上亲手杀了他的救命恩人，然后为了爱情，他让天鹅的血染红了整个天空。这些事都是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干的。那儿的雪山从每年六月就

开始融化，茫茫的雪水流向峡谷中的洼地，最后形成了天鹅湖。

我以后漫游的时候，渴望发现奇迹。

在那片由草滩变成沙漠的土地上，我不再能嗅到血腥味。我好像忘了河岸在哪儿，只记得在浓浓的黑烟中，有艘渡船正在开走，野马渡的黄昏在寂寞中摇晃，那天我穿的是白皮鞋。离岸边不远的大片苇草被熏黑了，这儿不再有天鹅，说是曾在四十年前的一个清晨死了十只，都是雪白的。我知道过了河岸再走一天多就会到沙漠，也知道我的寻找没有意义，一切都因为那个真实的故事。它发生后，就被时间淹没了。河岸多年没有天鹅，那些来自湖南、山东的洗衣少女也都离开了，留下的只有那个沉重的太阳。

我被它折磨得走了极端。

渡船开走时正是黄昏，我离开河岸茂密的苇草走进西边柔暖的红色，我穿的是白色的皮鞋。

你只要离开乌鲁木齐朝南走，翻过天山冰达坂，就会看见一片黄绿色的大草滩，在地图上叫焉耆，说是开河不过在这儿扭了几下，就形成了大片绿洲。我刚才说过的包尔海便离天鹅湖不远。

四十年前那个可怕的黑夜中所发生的一切，就是在这儿进行的。

爸爸拿着枪的右手颤抖得天空都成了绿色，草滩的气息中有

股糊味，他的黄军装热腾得白雾茫茫。爸爸难受得哭了，用不拿枪的手擦鼻涕。那个等死的人也哭了，用鼻涕擦手。

黑茫茫的草滩上有大群秃鹰在叫，这片被鲜血泡过的黏湿、熟悉的土地几百年来一直养育着它们。昔日尸横遍野的古战场，如今多少天过去了才杀一个人，简直有愧于“包尔海”这几个雄野的音节。猛禽们等不及了，叫声干燥、灰暗，荒野上的星星作着匀速弧线飞行，把模糊的空间搞得旋转不停。

爸爸仍在擦鼻子，因为他听见了一个女人凄绝的哭声，这像秦腔一样颤抖的嗓音是从喇嘛庙那边传来的，压倒了秃鹰的嚎叫，但是他仍准备扣动扳机，定了的事就是定了。再说这个瘦瘦的、准备挨枪子儿的秃脑袋也太过分了，那女人的哭声一多半是为他的，这深深地刺激着爸爸。他以后曾说过，对日本人的仇恨都没有这么深。看着我疑惑的眼神，他又说：

那时还没你呢，你妈知道。

刚才医院的氛围显然是白色的，极像小时候在大青石块上看到的那只猫，它的小蹄子不怎么样，但是脑袋白得精彩极了。它的脑袋和医院过道一样让我舌头流酸水，一股钻心的甜味从脑袋后边扎进来，弥漫我的全身。

说实在的，我舍不得妈妈离我而去。

她就要死了，医生说不可挽回，就像蓝色的山峰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突然消失一样。我知道医生本来还想说让她回家后多吃点好的，但又忍住了，因为他突然恶毒地想到妈妈与爸爸一起享的

福够多了。医生眼角下的皱纹一跳，我就知道了他这种念头。

妈妈总是自己照料爸爸，他中风后就什么都知道了，他晚年的风景几乎完全映在了她荒漠般的皱纹中。妈妈开始指望我和姐姐，最后她叹口气。

现在，她临死前对我说这话，当然是一种暗示，但也可能是一种威胁。不过，她那么平静，肯定是出于绝望。

与那个黑夜的命运紧密相连的，当然会有白天的事情。阳光下的荒野有阳光投下的阴影，还有风，不停地在那个初夏刮着。

早晨，也许只有那样的空间才叫早晨。白茫茫的雾气从河面上升起，然后爸爸看见一个红润的姑娘在洗衣服，洗的都是黄衣服。问题是她的脸很红，是一张真正的少女的脸。如果不是湖面上白色的水鸟突然在绿色的芦苇丛中叫几声，还不知道爸爸得愣上多久。

偷看一个山东丫头洗衣裳，爸爸笑了。他那时二十二岁，管着一个团的人马。

河面上的白雾蒸腾起来，芦苇的绿色流动着，这个早晨河面似乎还有了浪花，星星点点，闪闪烁烁，说明了好运气。水鸟飞几步，蓦地停留在空中，白色的肚皮泛着耀眼的蓝光。河岸暖暖的石头上，平搭着几件军装，那姑娘看见鸟儿，只是摆摆手，笑一笑。她不知在胡杨林中有个人正在看她。她甩甩手上的水，摸摸脸，又对鸟儿摆摆手，笑一笑。她不知那人已经悄悄走了，更不知道他会跟她生出并养大一个像我这样的儿子。

爸爸的那种痛苦我是永远难以理解的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博格达雪峰总是蓝色的。蓝得女性，蓝得忧郁，真像老柴从《天鹅湖》中透出的月光，有种母性抚慰的力量，永恒而宁静。她从早上就开始注视乌鲁木齐，无论炊烟、泥土、死亡、欢笑、阴谋、温情……她都看得见。她的山体为什么是蓝色的？在那时就是个谜。

我们总是迷失自己。

迷失在无始无终的时间河流中，任困惑和饥渴消灭想象和肉体。

爸爸在得知那个消息时，还没有想到把这个人亲手宰了，他只是对准喇嘛庙厚重的墙体跺了几脚，然后就开始揪自己的头发。他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表演给别人看，一种强大的心理障碍窒息了他。他清楚，这次注定要在男人和女人的世界中做一次抉择，而且只能是一次。

那时开晚饭了，他一个人静静地走到院墙外的芨芨草滩上，他挺着胸，迈开小短腿，他不愿自己失去尊严，就把风纪扣扣得很紧。当晚风缓缓地荡漾开时，他对着血红的落日大叫，声音悲哀而灿烂。云雾从他的脚跟升腾起来，在他眼睛的茫茫红色中绕来绕去，不肯消散，把铺向天边的芨芨草搞得着火一般。他的喊声越来越尖厉，里边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，像沙漠里的短腿狼，心灵受伤后便在红柳丛中哀号。一夜间，爸爸的脸庞就由红

变灰变绿，这当然与戈壁滩上的风没有关系，爸爸只是为了妈妈的哭声才这样的。他恨不得忘掉那件屈辱的事实：这个家伙曾救过他的命，在北沙滩一个大大的甘草坑中。这绝对是一个心理障碍，它妨碍着爸爸的动作。无论他的黄军装，还是原本褐色的茫茫旷野，在那天都像被血染过一样。太阳湿淋淋地滴着红水，血光万道，爸爸黑色的目光不断地迷失，他每向前走一步，心脏就会成功地疼痛一次。尽管一时他还难以有确定的主意，但身后阴沉压抑的预感早就使他不不停地哆嗦起来，而且他已号得很累很累。终于，他停下脚步，回头凝望着已经十分遥远的喇嘛庙，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了，但他仅仅说了一句口头禅：

“到处都是狗鸡巴。”

你跑吧，跑吧，爸爸说，出了喇嘛庙朝东过了天鹅湖就朝北，不多远就是天山冰达坂。

那个站在爸爸对面的秃脑袋瘦子就是不吭气。他觉得爸爸这个团长肯定能救他，因为他曾救过他的命。

爸爸又说，你可以骑上我的马。

瘦子还是不吭气，低着头，脑袋上的青筋绿光闪闪。恩将仇报的事他在新疆流浪这十年还从没见过，再说，他只不过干了那么一点小小的事。终于，他把头抬起来，目光与爸爸的碰到了一起。这时，阴暗的黑屋蓦地亮了，爸爸眼角的余光发现了墙角的四脚蛇，它们的尾巴正甩来甩去，这就有风吹起来，把瘦子长长的眼睫毛和爸爸短短的头发掠得一起动。瘦子先笑了，声音湿淋

淋的，把爸爸的裤裆里搞得很难受。爸爸开始还以为自己突然泄了，后来才知道是自己的小肚子出了过多的汗。

瘦子笑累了，就把眼睛闭上，但绝对没有要走的意思。爸爸飞快地蹿过去，一脚踩死一条四脚蛇，说，我叫你们再刮风。

这时天就黑了。

爸爸亲眼看见受宠的瘦子又朝后院溜去，他的心一下子抽紧了，他太知道一切了。

那儿住着女兵连，洗衣服的丫头就住在那儿。

妈妈躺在医院里，她朝南边的大窗户望去，那是一棵树，在树后面有太阳，太阳后面是死亡。妈妈肯定想起了“在死亡线上挣扎”这句话。当时天空是苍白的，但妈妈的脸蜡黄。她的脸失去了苍白的权利，因为她老了。

开始我勉强地站在她的床边，巴望着有个机会赶快走。但等回家后，我又出门站在那棵小树前。最后，我认为自己清醒了些，就决定去找姐姐。

她与丈夫闹离婚，已达到高潮。原因是那男的感觉不好。

我见她时正是下午，她在家里与一个男人看画。看见他那么脏的粗线花毛衣我就知道，他刚才肯定对姐姐说了许多“凡·高”之类的话。

她脸有些红，使我不得不想象她躺在他下边的情景，于是我仔细看了看长沙发上的和田地毯就笑起来。她有些诧异，拢拢头发，说刚买了几盘磁带不错，听了真舒服。“舒服”这个词又使

我瞅了瞅那长沙发上的地毯。她又说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简直是仙境。我点着那男子汉给我的烟立刻就进入姐姐说的仙境。然后，姐姐坐在我旁边，说昨天她去了医院，给妈妈买了好多东西，又说，听，这小提琴拉的！

我望着那男人。

他被我看得很不自然，就说这天不错，颜色挺熟的。

音乐声挺刺耳，我一听就心脏疼，我想去关了，但一看姐姐那么美好，就坐着不动。我开始盘算那件事给不给她讲。妈妈显然是认真的，但一看到姐姐，我就不想打搅她的幸福。听说她与丈夫已经判离了，这会儿又刚来个爱艺术、有感觉的男子汉。

我说，你们忙吧，我走了。

我想起妈妈就可怜自己，她老人家光对我说那些伤心的话，太不公平。

我的心灵也需要平静。

我曾对爸爸说，你们年轻时不大想“人就是那么回事”，老了以后才听你们经常说，而我们则在非常年轻时就说这话。

你咋知道我们年轻时不想，不说？爸爸的不耐烦有些美感，像湖风吹动水面的芦苇，肩头颤抖。

我看着爸爸明亮的大眼睛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我弄不清他们年轻时是否这么清醒，又想，人大概都一样，每一代人大概都一样。爸爸也许是个别例子，他的反省人生的意识可能来源于那天晚上。他把自己的救命恩人打倒后，仍用那支枪在那已有三个洞的尸体上补了几枪，好像是一梭子连发，爸爸说记不清了。他

好像是走到跟前打的，露着青筋的手上有种弹棉花的感觉，软软乎乎，有些张力，那时无论天空还是大地都很深沉，厚重。奇怪的是爸爸的身上反而感到了疼痛，他开始不知道是哪儿在疼，最后他听见了远处妈妈的呻吟，这才断定是自己的心脏疼。妈妈的呻吟可能是为了那倒地的瘦子，否则不会如此像秦腔。灰色的旷野有些苍白了，这时爸爸特别想洗洗手，他也许不知道自己的手已经变红，但有股怪味儿他嗅到了。妈妈的哭声不断，凄绝哀怨，颇为动听，于是爸爸的心绞得更痛。爸爸的心脏病或许是妈妈造成的，在他们都很年轻的时候。

爸爸下了决心去洗手，要到河边去洗。

寂寞使整个四月成了发慌的日子。

妈妈那天独自从师部回包尔海时，并没有想到一定要去天鹅湖。清凉的水沾到脸上时，她兴奋地叫起来。她怕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四月的阳光有些虚伪，她沿河边平缓的黑土路跑了几步，在喘气中意识到那边的胡杨林是被自己的脸映红的。这种骄傲的意识她本不该有，她那时仅仅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农村姑娘，但胡杨林那抹淡红随着她一起向前，就使她不得不相信这判断。

爸爸渺小的身影在离她约四百二十五米的地方出现了，他也发现了那片走动的红色。他一开始也没想到自己会来到这儿，而他独自一人流连河畔，只是出于无聊。在新疆种地使他心底生出几分恐惧。山的那边是什么，他几乎忘了。他被眼前的红色吸引，只希望追上前边那姑娘，因为他见过她洗衣服。

他们并肩走在一起时，步伐反而更快了。妈妈心里反复默诵着乘法口诀表，于是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只隐隐有一个印象：

在你们山东女学生中，你的眼睛最亮。

这话以后妈妈老是说起，她夸耀自己的眼睛已有了经验，这使爸爸不好意思。

那天，她没有丝毫显示之意，她只是觉得像爸爸这类人不该说这样的话。湖水当时漫过浅滩，五色的圆石颤动着，残冬的寒气正冒出来，两条狗鱼游不动了，有些狼狈地盯着她，有股烟斗味儿。爸爸刚好拿出了烟斗，他提议休息一会儿。

她不敢违抗，只是看着那幅画。

他以为她没听清，就又说，你的眼睛多亮！

妈妈直到老了也没想到爸爸说完那句话竟有些后悔，特别是第二次重复。她只是感觉到有点像演戏、演节目，这使四月的天空一片空荡荡。这时，她觉得有些冷，刮来的微风不知是热是冷，但她感到了凉意。这种寒冷的感觉我今天也常有，那是需要寻求慰藉、得到某种保护的渴望，是身体内部发出的暗示。

但是，那天最终也没发生什么，他们共同把那些寒冷和四月的日子留在了天鹅湖畔的空旷中。

爸爸与瘦子的搏斗使他一辈子感到屈辱。他开始没想打死他，知道那消息后，他只想痛打这个救命恩人一顿，要狠一些，甚至可以用脚踢他小肚子，也可以踢得再低一些，叫他捂着他的“老二”在地上滚，同时眼睛冒酸水，也让他觉得天空与大地是

一个颜色，星星在作匀速弧线飞行，残阳如血。

爸爸没想到他会还手，只以为自己才有权动手，所以他出手时不够机警，更不迅速。头一巴掌打得有点慢腾腾，手的触觉带给他一阵快感，于是他在第二下时，把自己身体的左侧让给了对方。爸爸的放松当然来源于自己身后的东西，比如说共产党政权、人民军队，这一切都无比强大。

然而瘦子抓住机会给了爸爸狠狠的一击，他靠的是自身的力量。爸爸很惨地倒下了，身体扑地时几乎没有声音，因为他不得不打了几个滚。他眼里流酸水，天空大地一个颜色，残阳如血。他把想哭的念头压下去之后，才产生了更狠的愤怒。

那时，后院里的女兵连正有姑娘洗澡，湿淋淋的笑声传过来，天空透气了。

其中也有妈妈的笑声。

爸爸为爱情去了湖边。

那时的湖水被落日余晖抚摸得燃烧起来。想起那样红色的天空我就伤心，因为茫茫荒野上已经充满血色，爸爸还要用真正的血把湖水染红。

他这次不是去湖边偷情，而是带了几个人去湖边杀那些白色的天鹅，他与妈妈的婚礼上需要这种好看的大鸟。许多年后爸爸微笑着说当时他发现同伴们实在想吃些肉了，为什么还要让天鹅不停地在天上飞呢？

湖边是大片绿色的草丛，他们踩进去时黄色的衣服被打湿